解放日報
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一六一六號　社址：延安
中華民國卅四年十月廿四日　夏曆乙酉年九月十九日（今日霜降）

尋騾啟事

本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在文化溝軍工局院裏，跑失黑騾騾一匹。該騾身帶木鞍大鐵鐙一副，如有拾得或知其下落者，請告知本局（原供銷處），當致謝酬。

邊區工業局

收買野百合啟事

本校收買大批野百合（山蛋蛋）供治療疾病之用，每斤（平秤）邊幣六千（流通券三百元），送新市場中西藥房代收，亦可送至柳樹店醫大秘書室收。最好在最近藍葉未凋謝之際採。

中國醫科大學

延安市羣衆合作社理、監事會緊急啟事

延安市羣衆消費合作社成立於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因物價上漲，資本小，無法經營，故於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五日停止營業，至今已有三年多，在今年一月，經本社理、監事會決定：所有股金全部退出。為此，曾登報並出過佈告，但至今尚未全部退完，因此於十月四日復召開理、監事會，討論未退完之股金處理辦法如下：

一、凡在羣衆合作社及蔣工人合作社尚未退股之社員，限一個月內抽完（登報為起），過期不取者，股票作廢，將結餘之款交市政府作社會公益事業之費用。

二、凡抽股之社員，必須持有股票，如將股票遺失，必須持有當地政府證明信。

三、抽股地址：南門外凱豐棧內

冀魯豫新區各地

農民紛紛進行減租增資

【新華社冀魯豫廿一日電】新解放區羣衆，經過救濟工作，已開始發動起來，熱烈的展開減租增資運動。東阿東西兩鎮，已有六十個僱工增加了工資，過去每年工資糧食四百多斤的，現已增至八百多斤。滑縣八區四百多個僱農僱工，於上月十六日，齊集地主王錫九家內，要求減租增資，當經一再說理，王的兒子即按照政府法令，將過去收的地租全數退給佃戶。陽穀三區四甲村卅多個佃農、僱工，經過減租增資，自動組織農會，現會員已擴大至六十多人，並已成立民兵自衛隊。朝城三區羣衆，在減租運動中，成立了個僱聯合會。長垣城區羣衆，近也紛紛要求成立農會，以便展開減租運動。

【新華社冀魯豫廿三日電】泰安三區新解放區小學教員八十多人，集中學習『論聯合政府』，根據文件精神，展開自我批評與互相批評，以便逐漸改造思想，奠定為羣衆服務的基礎。

【新華社太行廿四日電】邢台南關馬街一帶，住着各種各樣的貧民，如屠夫、洋車夫、理髮工人、洗衣工人、舊貨攤販等等，其中一部份人，平時還租種小塊土地。過去他們飽受敵偽壓榨，生活極度困苦。我軍解放邢台後，他們就在一個洋車夫領導下，首先展開了反對前偽街長孟運達等的鬥爭，並已取得了勝利。從鬥爭中，他們看到了團結的力量，自發的成立了一個『平民會』，民主選出鬥爭中的積極份子裱糊匠田老佩為會長，領導全體會員解決當前羣衆的四項迫切要求：（一）澈底剷除敵偽殘餘勢力，繼續展開反特務鬥爭。（二）進行減租減息。這個要求已經完全做到，全體佃戶都已進行了二五減租。（三）支差公平。過去每個貧民，平均每月要出差十天，偽街長孟運達每天就要五個差，現在這種現象已完全消滅。（四）大家有事幹，有飯吃。這一問題的解決，除那些販賣日用必需品的小販，生活已不成問題外，其餘洗衣工人、裱糊匠等，也已由政府通過平民會發放一部生產貸款，組織他們部份轉業，如參加運輸業、做地毯等等。有些婦女，則已開始紡織。平民會的組織，除會長外，下面設有小組長，都由會員民主選舉。會員標準，定為貧苦老實、成份純潔，或參加過對敵鬥爭的鬥爭者。新會員入會，要經過慎重審查。現該會會員，已發展至四十五人。

【新華社太行廿二日電】邢台師範全體師生，近揭發教育界漢奸前任該校校長蘇逆文忠於日寇佔領邢台時，甘為敵寇，強迫學生學習日文，逼死教員紀源裕，蘇在任偽縣長時，每月還剋扣師生糧粉卅袋。我軍解放邢台後，蘇逆復將偽軍顧德道食糧公社副處長張子華（曾任偽景縣縣長）及偽任縣合作社常務理事陳志誠兩逆犯藏匿校內，給以教員名義，企圖長期埋伏，伺機進行破壞活動。現邢市民主政府，已於十三日將蘇逆逮捕監禁，與此同時，該校組織得以澈底改組，由全校師生分別成立教職員聯合會、學生會、經濟委員會。在這些組織的基礎上成立校務委員會，民主選出王文烈代理校長，負責領導全校師生管理一切校務。

依賴敵寇殘殺人民

李品仙武裝日俘 猛犯我淮南地區

【新華社延安廿三日電】國民黨第十戰區司令長官李品仙部，公開武裝敵人兩個旅團從北向徐州以南之曹村、南宿縣以北之明光，長達二百餘里之津浦沿綫，到處向我解放區進攻。據本社華中分社來電：李品仙已將滁縣、臨淮兩地繳械後居於集中營內之敵軍重新放出，發給步兵砲、擲彈筒、輕機槍、步槍、子彈等大量武器，下令該部敵軍向我猛犯。現獲得武器裝備之敵軍，已配合國民黨軍紛紛出動，本月十四日（雙十協定公佈後之第四日），敵軍二百餘名進攻我解放之津浦路符離集車站（宿縣北約十里），徐州日軍國民黨軍共三千餘、騎兵三百餘亦同時出動向我徐州南曹村車站一帶進擊。十七日中午國民黨軍第二縱隊一支隊約一營人，十八日國民黨軍保一團及劉子清部（宿縣國民黨城防司令）一營共兩千餘人，十九日午國民黨王占林部約千餘人及明光敵軍國民黨軍五百餘，先後強佔我淮北解放區之青洛澗、錢集、舖子李、黑家崗、忠舖等據點。進犯軍所到之處，搶掠燒殺極慘。宿縣城防司令劉子清公開號召部隊準備鍘刀二百把，凡我解放區軍民，不論男女老少，均用鍘刀鍘為三段。最近一個月，已有我滁東縣許坡區谷山鄉鄉長楊彩明、宿西縣藤山區地方幹部及民衆數十人被劉部捕去，其中楊鄉長已被劉部用鍘刀鍘死。劉對其士兵說：『以後再進入共產黨區域，要殺得雞犬不留，燒房子，搶東西，遇到閨女媳婦可以隨便搞。』

【新華社太行廿二日電】國民黨軍隊，仍四處姦淫擄掠，屠殺人民。大黃村有四個閨女因被國民黨四十軍強姦先後自縊。粱堆村老三的閨女，在地裏收秋，被四十軍抓住強姦後，把她同她弟弟一併用刀殺死。周村一帶人民的門窗桌凳，已被國民黨八十五軍與紹周部焚燒殆盡。十日夜，國民黨軍隊在白莊村，捕去我修武三區政委李申光、二區政委孔林珙、副區長郭再勝等區幹部六人，至今生死不明。十二日，國民黨軍隊，更在新鄉城西合河鎮一帶，用鋼砲轟毀民房多間，並用機槍掃射槐村上地的農民。

反對政府控制車價 蓉二萬車夫罷工

【合衆社重慶廿三日電】中國報紙載稱，自十月十六日以來，成都黃包車夫二萬人即在罷工中，要求『價格自由』，反對政府控制路費比率。

榆次新區 負担大減 生活改善

【新華社太行廿四日電】榆次新解放區，從解放之日起，為時不到兩月，人民負担已大大減輕。據路東九十二村的統計，每月糧食負担一項，便減少了五千三百六十石小米。上黃彩是一個不大的小村，兩個月中，就少出了小米八石，平均每戶每月少出六斗。由於民主政權的建立，過去敵偽的敲詐勒索完全絕跡，僅四十天中，即節省了村開支四十餘萬元。與此同時，民主政府厲行禁毒的結果，吸料面的人大大減少了。過去平均每個村裏，吸毒的佔人口的百分之卅。北趙村四兩人家，吸毒的有九十二人。現在二區十四個村，已找不到一個吸料面的人，一、三、四區吸毒的人，也已減少了三分之二，其餘的也將自動戒絕。許多老年人都說：『政府把料子禁絕，真是不知救活了多少年青人。』伴着負担的減輕與毒品的禁絕，各村每人都在努力生產，生活大為改善，社會秩序非常安定。過去每到秋天，各地小偷成羣，每村都須僱上六七個人專門看秋，現在各地小偷絕跡，雖然沒有看秋的，但未聞誰家掉了一穗玉茭。

大後方人民反對庇護漢奸 紛紛向國民黨當局抗議呼籲

【重慶通訊】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當局對漢奸偽軍的縱容包庇政策，引起了大後方人民普遍的義憤，許多團體和報刊都相繼發出了抗議性的呼籲。對於當局利用敵偽『維持治安』、進攻解放區的悖謬行動，人們尤特別憤恨的。成都民主期成會在八月十九日發表的『對時局緊急宣言』中指出：『漢奸賣國求榮，偽軍為虎作倀，倘使對他們以容忍，又何能對得起已死的英魂，所以對偽軍所宣佈的將功贖罪、自行投效的命令，我們不敢苟同，倘使一投降萬罪俱了，又何以正紀律明綱常？假使偽了膨脹勢力，而對漢奸以容忍，對偽軍以收編，則其居心誠難以想像。』成都文化界六百餘人在九月六日發表的『對時局的呼籲』中說：『今當日寇投降的話才吐出口，大部份國土尚被敵偽大軍全副武裝佔領着的時候，我們耳邊所聽的是公然請敵寇「維持治安」，借偽軍「收復失地」。反之，在敵人接受投降四星期的今天，我們卻沒有聽到過一字一語關於懲處戰犯，懲辦漢奸，解散偽軍這一類的命令和聲明。』『我們堅決反對內戰，堅決反對製造分裂，尤其反對假借敵偽之手來進行內戰。』對於『曲綫救國』的謬論，各方面也會嚴加揭露和駁斥。在『昆明各界為慶祝勝利及和平建設新中國發電』（九月十日發）中指出：『直到今天，敵人的武裝，尚沒有在中國境內完全解除武裝，漢奸國賊更沒有得到他們應得的膺懲，反而正在計劃偽裝自己，想搖身一變而為「曲綫救國」的英雄，藉以保留其法西斯餘力，企圖再起，擾亂和平。』新華日報九月廿八日的社論中說：『有許多漢奸，一面賣國事敵，屠殺虐害姦淫我無數父老兄弟諸姑姊妹，一面卻對大後方他們的老同僚，遠送秋波，預留後步，於是「曲綫救國」的妖言出來了，「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鬼話也出來了。』此外，名教授吳晗先生還在一篇『懲辦漢奸須賊私議』（載於新華日報十月八日）中引據歷史材料說明『中國歷朝對漢奸賣國賊都極端嚴厲，從不寬容姑息。』只在『當局本身也犯了被懲者同樣錯誤』時才有例外。吳教授並建議對漢奸國賊應分六等治罪，『第一等偽組織的軍政大員，認賊作父，奴役祖國人民的，處死刑，沒收家產』；等而下之者分別或處死刑、無期或有期徒刑，沒收家產，罰勞役，永不敍用等，『第六等後方人員有聚飲搜刮，屠殺虐害，奴役人民、通敵嫖妓，營私舞弊，挑賊滅本的，有一於此，均為國賊，按罪狀輕重，分別處刑。』

× × ×

早在七月間的參政會上，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長陳誠，即為萬惡不赦的漢奸鮑毓麟、孫殿英等辯護，說他們是『不得已』而投敵的。國民黨『華北宣撫使』熊斌（現又委為北平市長），在西安發表談話，又公開為偽軍辯護，他說：『偽軍多係環境壓迫，致入歧途，只要是乘時自効，亦情有可原。』並謂：『本人四月間奉命宣撫華北，在渝即選派幹員，分頭進入敵區與偽軍接洽，並指導地下軍活動，均獲順利進展。』又稱：『現已電令鮑毓麟、孫殿英等轉知其他偽軍「負責維持地方秩序」。』又據負責接收京、滬區的司令官湯恩伯向記者宣稱：『漢奸有不少協助中央者，故待遇彼等之方式將有變更。』只在輿論督責、全國抗議的巨流前面，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才起草了一個『處置漢奸案條例草案』。但是在這草案中，完全看不到處置偽軍偽特務的字樣，對於偽社會團體、偽經濟、文化、教育等部門中的賣國求榮、殘害人民的罪犯們都置之『法』外，而僅僅規定了『偽公務員』『要受懲罰』，即：『一、曾任偽組織之特任官，或任職一年以上之簡任官，及曾任機關首長一年以上之薦任官者。二、曾任偽組織公務員，假藉偽勢力，有不利於人民行為經人民控告者。』就在這草案中還有一些可作『曲綫救國』張本的條例，如在第四條中說：『司法機關審判曾任偽公務員之漢奸案件，依左列原則辦理：一、任偽職時確有愛國心表現，並曾有利於人民之行為者，將減輕其罪刑。二、被威脅出任偽職有確實證明，在任時並無不利於人民之行為者，得減免其罪刑。』對於這個『處置漢奸案條例草案』，人民非常不滿意的，除報紙提出批評外，參政會駐會委員會亦提出要加以修改。在輿論的壓力下，當局不得不將陳逆公博等幾個漢奸頭子抓起來，但迄今時逾半月未開審訊；而還有許多大漢奸則仍逍遙法外，連在當戰時首都重慶，也容許繆斌、德王、李守信等巨奸自由自在的住在那裏，待如上賓。

何思源自供得敵幫助 保留日寇武裝防範人民軍隊

【美聯社重慶廿一日電】何思源今日在此間詳述戰爭時期山東的怪事。他說：『中日戰爭時期山東境內的中央軍經常從日本手中「購買」彈藥。』例如一次他得到萬發彈藥，特別從北平運交給他。日本間諜極力保證運交的貨物避免在途中遭損失。僅在三個月以前，他從日本人手中『買到』三萬發步槍與機槍子彈。何思源宣稱『山東日軍依然駐守津浦與膠濟兩綫的許多地方；他們將留在該地直至中央軍來接防。如果日軍在中央軍準備妥當以前被解除武裝，這便恰合中國共產黨的利益，中共軍隊會填充這一真空。如，中央軍從日軍手中佔領一座城市，侵略者則駐紮城外，這樣替中央軍防範了共產黨軍隊。』

【新華社山東廿二日魯中訊】被近飛抵重慶之國民黨山東省主席何思源，當其在濟南時向人民百般勒索，雖不完全統計，共官衙現已開銷七千餘萬元，僅何本人的安家費即達三千萬元，其手下之大小官員，每人發紅條為吃飯證，指定在泰山棧隨意大吃大喝，吃完向商會要錢。三青團要宣傳費，『鐵血鋤奸團』要辦公費，花樣層出不窮，商人因捐稅過重，被迫縊死自殺者已達七十餘人。市郊農民負担更重，每兩銀子已納小麥一百廿斤，偽鈔兩千元，秫稭各一捆，每天出差兩個，以致農民生活極難維持。近國民黨中宣部津浦路辦事處，通知工人一律進行登記，加入『工會』，等候分配工作，有的信以為真，便繳納了獻金與會費五十元，但半個多月絲毫沒有動靜，才知受騙。更可恥者，是玩弄其挑撥離間的慣技，企圖造成新老工人的矛盾不團結，以便於統治。近各縣大批裁減工人，何思源便乘此想抓夫補充其隊伍。又四日何思源下令歡迎『勞苦功高』的吳逆化文『將軍』。濟市人民清清楚楚的記得兩年前在『皇軍』的命令下，也曾歡迎過『勞苦功高』的吳化文『將軍』，市民們都憤憤的說：『反正是俺們老百姓遭殃。』

重慶特務橫行如故 周恩來同志通訊員 陳化以同志在渝被捕

【美國新聞處重慶廿二日電】聯合衆社訊，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稱，周恩來公館的通訊員陳化以在公共汽車上被誣以偷竊的罪名而被捕，並為便衣隊所拘留拷打。周恩來說：『很顯然的陳不會是小偷。最近國共聯合公報規定禁止特務非法捕人與人身自由又成為廢紙了。』

渝昆桂柳各地人民

反對親日派陳儀主台

民主週刊說：『最近政府所任命的收復區的大多數官吏，都是人民所不喜歡的可疑的人物；陳儀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合衆社重慶廿一日電】新任台灣省長陳儀，雖然依然是試探地定於十月廿三日（星期二）自重慶飛赴台灣，但反陳儀的背漏攻擊已爆發了。住居中國大後方各大城市的台灣人與福建人，以中國文字中所有的破壞的文句攻擊陳儀。福建人攻擊陳儀是因為台灣六百萬人口的半數以上為福建居民。昆明福建同鄉會散發傳單，歷述陳儀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一年間任閩省主席的七年『罪惡』。該傳單說：陳儀內而實行暴政統治，外而奉行親日政策。陳儀非法壟斷福建對外貿易，致引起數千較小商人的破產。並說陳儀逮捕、屠殺無數抗日愛國青年，並逮捕福建省參議會參議員三人。『雖人皆知陳儀不知世間尚有法律也。』『陳儀為一切人民所鄙視。』他過去一向認賊作父，對日寇備極諂媚。他邀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開發福建礦產，經營福建海港。他邀請日本三井財閥在閩投資，出席親自參加日本佔領台灣四十週年紀念慶祝大會。自一九三七年戰爭爆發以來，他公開認為抗戰不能獲勝，他勉強起而應戰，招致日本佔領福州時未發一槍一彈。而陳儀及其日本姨太太則安然逍遙逃離福州。現在，我們不要陳儀去台灣，因為陳儀是臭名昭著的親日份子，缺乏民族意識，任命陳儀任台灣省長使一切福建人與台灣人大為失望，而使人驚訝不置。昆明福建同鄉會發表致陳儀的公開信，內說：『你過去親日媚日事蹟數不勝數。你早年求學日本，已為日本「大和」文化所深深日本化了。你的日本老婆現在依然與你在一起，你能根除台灣日本勢力的觀念，不僅台灣人，福建人及我們的盟邦都不能相信，即令你自己亦不可能相信，而根除台灣日本人勢力乃一重大責任。你的唯一的份子不是阿從日本壓迫下獲得解放的台灣人與福建人，而僅僅是偽裝為和平人民的特別的日本力量。而在我們一切政治家中間你是最嚴任保護日寇在台灣利益的唯一的人——這便是我們為什麼不能緘默。你做福建主席的七年記錄已充滿血跡，逮捕與屠殺無數愛國人民。你任職閩省的血跡斑斑的記錄，勝過中國一切軍閥。你常視福建人為牛馬為獸，而不把福建人當人看待。在你看來，沒有法律與秩序，人民沒有法律權力與組織，人民沒有言論與財產的自由。台灣人口的大部份為福建人。一切福建人都欲喚你的血，我們相信一切台灣人亦急欲喚你的血。你是那樣喪心病狂，現在勝利之後我們不要像你這樣的賣國賊，你會驚訝不置的。希望你忘懷赴台灣的事情吧！我們不容許你一如過去虐待我們福建人一樣虐待台灣人。』七個台灣與福建人組織，包括『台灣革命同盟』、『福建台灣復興會』、重慶、昆明、桂林、柳州的福建人與台灣人同鄉會向政府提出反對陳儀的請求書，內稱：『第一個錯誤是政府企圖奉行日本殖民地化台灣的政策。第二個錯誤是由較日本總督更為殘虐的陳儀任台灣省長。第三個錯誤是任命陳儀會即刻激起反陳儀運動。』請求書說：陳儀是法西斯主義根源。

中國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週刊』已參加對陳儀的攻擊，說：『最近政府所任命的收復區的大多數官吏，都是人民不喜歡的可疑的人物；陳儀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作為公民，我們有權向政府提出一個問題：是缺乏行政官吏嗎？還是另有其他機密？』

從『中日親善』到『抗日有功』

保定羣奸變形醜劇

羣衆說：『你們這副鬼臉永遠變不成人形。』

【新華社晉察冀廿一日電】保定現正大演其『漢奸變形』的醜劇。保定縣學街卅四號前偽新民會河北省總會，原封不動的成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保定市團部。過去連篇累牘『中日親善』『完成大東亞聖戰』的偽華北新報，現在也被視為『抗日有功』，成了國民黨河北省的機關報。偽『新河北社』現在成了保定國民黨黨政軍團的聯絡機關。現任保定三青團團長的宋平周即過去之清苑偽縣長。另一負責人岳鶴然即前新安效合作社之要員，曾任清苑偽縣長項洪九不日將升任國民黨『省府』秘書。但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說：『你們這副鬼臉永遠變不成人形。』

淮陰市各界代表

成立市政協進會

【新華社華中廿一日電】淮陰市政府於本月十七、十八兩日召集城內士紳、名流學者、工、商、教育、青年等各界代表一百二十餘人，舉行座談會。張宋二市長分頭招待，說明目前清江浦市政百廢待興，有待政府與各界通誠合作。旋即舉行時事座談，代表們相繼發言，對國共會談達到重要成果表示欣慰。但要求國民政府切實執行，不然還是一紙空談。十八日上午張市長報告一月來施政概況，並坦白的進行自我批評。最後討論建設新淮陰的各種提案五十餘件，當場決定修理街道，掃除障礙，創辦簡易手工工廠，整頓消防隊，保管慈善機關之公產。同時成立修理、建築、消防、衛生等委員會，以輔助政府推進各項工作，並組織『清江市市政協進委員會』，作為地方參議會未成立前之民意機關。

煙台市政府 先後發賑糧三百萬斤

【新華社山東廿三日電】煙台市政府第三次救濟貧苦市民，又撥發救濟糧四十萬斤，總計先後共發放糧食三百餘萬斤。目前市區農民普遍參加農會，迫切要求減租減息。

晉冀魯豫邊府再指示 吸收技術人材加强建設

【新華社太行廿一日電】為了吸收各種專門技術人材進行恢復建設工作，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特於十月十一日再發出指示稱：自我全區大進軍以來，收復許多城市、鄉村、學校和礦山，以及各種企業，因之須要吸收新解放區社會上有聲望的人士、知識份子、和各種專門技術人材，參加各種工作，加強恢復建設工作。指示說：對各種專門技術人材，可介紹到邊府，或在該專署設立顧問研究設計委員，各城市須行中小學和專門學校，應從速恢復，吸收廣大的男女青年入學。

馬關市開人民代表會

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代表們對去年減租提出批評，當場決定重新查租。

【本報關中訊】馬關市在本月四、五兩日，召開市人民代表會議。前馬關一鄉鄉長張廷貴在會上報告政府工作。指出政府今年領導人民灘壩、自衛等各項成績。如五月間，下川有一百多畝稻子起了蟲，縣政府的幹部立即到那裏召集有經驗的人，商討出滅蟲的辦法，結果使稻子沒受損失。山地能種麥，對羣衆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於是今年播麥時，便用劉忠信一畝山地打了六斗麥的例子進行宣傳，這樣全鄉的麥地由六十畝增加到二百九十多畝。同時他檢討了在領導工作中所存在的許多毛病。比如，對幾田的耕種抓的不緊；對優抗工作沒有經常注意；他本人在自衛動員工作中發脾氣，隨便罵人，態度不好等。最後，他說對今後工作提了一些意見。在討論鄉長的報告中，代表們提出不少的批評和意見。關於地租，代表們指出：去年減租時，當時的鄉長張維啓和農會主任李福全，把死租弄成活租，不但沒有減，反變成加租。對於這個批評，參加會的何區長，當場接受了，並決定重新查租，事做的不對，由張維啓和李福全向佃戶認錯。

會上並通過提案多件，除進行查租、清理土地等外，較重要者有以下幾宗：（一）提倡種春麥，政府要幫助種子；（二）組織修水地，在西莊前面修一條水渠，把南溝水渠加寬；（三）成立牲口市，逢十齊集，經紀由政府幫助找尋，初成立，兩月內不收稅；（四）給小學增修兩座教室，木料、人工由羣衆負責，磚瓦、工資由學田租子開支，來年動工；（五）馬上動員大家修橋補路，以便收秋。

最後，選舉市政府委員和正副市長，王恆治、沈清云同志當選正副市長。因事前經過醞釀，王市長早被人敬好，所以在選舉時，到會的三十五個代表，除他自己，全都投了票。選出的政府委員，剛好各行政村都有一個，而且都兼着村主任。這樣，佈置各村工作方便。（朱平）

應即發動民主批評

子長瓦窰堡市政缺點頗多 羣衆有許多意見

【本報訊】記者在子長瓦窰堡，曾因探訪到市區人民對政府有很多意見，特遍訪各界人士，調查出存在的問題有下列幾點：（一）營業稅分配不公。上季營業稅分配時，係由商會委員按層分攤，大商出的輕，小商出的重；一個賣燒鷄的（家境很不好）和一個開舖的同樣出一萬元（邊幣），一個移民剛開的飯館也和大飯館出的一樣多，羣衆非常不滿，曾向政府提意見，並向黑板報投函；縣政府派來裁判員處理，但以後仍然照原來分配數目徵收了，說法是：現在已經攤開了，要重來可費事，還是大家照原攤的數目出上，到下季徵營業稅時，再評定輕重吧！（二）三鄉鄉長裏私情包庇，全鄉人民大部對他不滿。據談，爲鄉長所不滿意的人負擔都要重些，工人趙漢英（曾任自衛軍連長）就向記者敍述他自己負擔在三年來加重的事實；爲鄉長所不喜歡的石張溝不給登記修家；把一個六十多歲的河南人張廣山（家裏只有一個老婆）和他的隔山弟兄（家裏很富有）一樣負擔公差勤務（張廣山因此搬家）；某毛匠有兩垧地，前年出了五升公糧，去年收回自種，家境也比較好些，但因爲給鄉長送了二升豆和一搭柴，去年就沒有出糧。鄉長的隔山弟兄張姓，屢次負担和徵勤務等事都輕，又常常犯法令，偷賣違禁品；家裏又招賭，因種種不合理現象發生，羣衆中有「張家政府」一說；（三）一鄉在夏徵時，鄉政府委員曾上集體通過政府委員不徵糧，後來羣衆不滿，提出上告，但仍以糧已攤下，到秋徵時再討論爲理由，未予解決；（四）禁染馬虎，吊打等肉刑尚未廢止。今年就有兩件大案被斷錯。郭福全拾一件袍子，是任鴉祥的，任鴉祥就控告郭偷竊，郭被送到裁判處，不問情由，只是捆吊拷打，硬逼招認，羣衆不滿，後來提出證明，才把是非辨明了。還有一件是栽誣案：流氓暢二珠栽誣好人營賣違禁品，意圖獲得獎金，裁判處也不問情由，就拷打好人，逼取口供。以後該人向縣長喊冤，才辨聞出冤屈案；司法上有不注意調查研究、採取捆打逼供的缺點，因此羣衆多不滿。

和各界人士接談中，有許多人不敢說出對政府工作的意見，他們說：「說了也不頂事」，有的說，已經受過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認爲：說了還是不頂事，又有的認爲：上下還是包庇，以少說爲妙。記者考察其原因，實由於政府工作中存在很多缺點，但又不願聽羣衆意見和批評，羣衆提了意見，則又敷衍拖延，不予解決，有些對個別幹部存在意見的人，又從中挑剔，因此在各界人士中造成了甚深的壞印象。希望該縣、市兩級黨政在普遍地放手發動民主，讓人民講完心裏的話，來一次徹底檢查工作，對人民意見，必需虛心接受，分別答覆、糾正、解決或提在以後工作中堅決實行。

延長三區幹部會上討論

從思想上接受羣衆意見

用實際事例進行教育，改正「我們錯了就錯了，上級要處罰就處罰」的消極態度。

【本報延長訊】幹部怎樣接受羣衆的意見，是今年普選中重要問題之一，在三區各鄉鄉長、文書、和區會及區級幹部的選舉會中，曾再三討論這個問題。大家認爲：對羣衆提出的意見，必須明確的分析其是非輕重，並說明是對事不是對人，然後幹部才易於從思想上接受羣衆的正確意見；糾正某些幹部「我錯了就錯了，上級要處罰就處罰」的消極態度。以二鄉羣衆控告案爲例：金盆村征糧時，黑小子提出糧重，理由是他們打二石四斗即出一石。但幹部估計他實際約打三石，還有些副產，不算重，就不減。黑小子覺得委屈，幹部覺得他是故意搗蛋，把村開會要糧加一斗以作處罰。趙家塬徵糧時趙雪子亦提糧重，幹部要他找目標「鬥爭」，趙雪子不找。幹部說：「不找就不重。」趙說：「那你們說的豈不成了金口玉言？」幹部說：「你爲啥要罵？」趙雪子無話可說，站了起來，因手中有鐮，幹部誤認他想打人，後罰柴六百斤。對其他羣衆亦有隨便處罰態度等事。事後，很多羣衆對幹部有意見，縣、區接到三封控告書（不記名）。就通知在該鄉工作的區級幹部調查上述事件。鄉幹部聞控告後，認爲自己沒作錯，因此不滿控告人，並感到工作困難，表現消極。調查結果，發現控告的出發點也有兩種：一種是善意的，是正當的不滿；一種是想報復或有偏見的，控告時誇大其詞。上述事件的處理經過如下：該鄉指導員經過幾次談話，還常說：「錯了就錯了，看你們怎麼處理」。區幹部要求他主動的檢查工作，也被拒絕。這次鄉長、支書聯席會上研究了這個問題，縣上說明主要的不是追究責任，而是首先研究是非，以改進今後工作。然後大家進行討論。大家和參預處理上述事件的幹部都在討論中認識到：金盆村和趙家塬幹部隨便綁人罰人的行爲是錯誤的，是違犯民主的。又在金盆村羣衆會上檢討這件事情處罰不當，應撤銷處分。但也指出幹部存心做好工作。這一正確處理辦法，既使幹部心服，也得到了羣衆的贊同。（鄜蔭南）

延安各界成立憲法研究會

【本報訊】爲爭取雙十協定的實現，促進全國和平建設時期的加速到來，延安各界名流、學者、各解放區民主人士、法律專家暨各界對憲政問題素感興趣之士，特於廿二日在交際處座談實施憲政問題。到會者有：林伯渠、吳玉章、謝覺哉、李鼎銘、邢肇棠、劉少白、黃齊生、張曙時、李木菴、劉道衡、李澄之、姚爾覺、柳湜、賀連城、何思敬、齊燕銘、黃松齡、郭任之、羅子樂、惠中權、張宗麟等四十餘人。會中經熱烈討論後，即一致通過正式成立憲法研究會，並按地區分設七個小組，各由專人負責，定期召開小組會及大會，進行研究、蒐集、報告等事宜。

太行新解放區羣衆 學習老區變工秋收

> 組織起來頂機器

【新華社太行十八日電】太行新解放區羣衆，正開始學習老解放區羣衆「組織起來頂機器」的經驗，組織了變工組，展開熱烈的秋收秋耕運動。武鄉段村，在李區長親自領導下，全村男女老少，組織了四十一個變工組，參加的有四百個人，十月八、九、十三日內，割莊稼二百十七畝，種麥九十五畝，並湧現出三個婦女模範勞動者賈何運、賈女貞、趙銀花。榆次東至白伽西至黃彩十餘個村，男女老幼全部組織起來，連六十歲的老婆婆和七歲的兒童，都參加互助，他們的口號是「黃一片割一片，打一場淨一場」。這一帶的秋收秋耕，已完成三分之二，在十日內就可全部完成。羣衆興奮的說：「鬼子在時，家家吹料面，八路軍來了，人人愛勞動」。遼縣西新解放區下盤坎等村幹部，在領導羣衆互助秋收中得到個經驗：一、一面做一面宣傳，叫羣衆看到互助的實際好處；二、組裏要民主，大家出主意，誰有好辦法，就跟上誰走，那裏莊稼怕風，就先收割那裏；三、按勞動力強弱、營生懸緊、工資高低、勞力好壞定分數，增減標準，隨時付工票，按期結算賬。現該村互助運動大大發展，幹部與羣衆的關係十分融洽。

易縣抗聯發放貸款 同時進行組織羣衆

【新華社晉察冀十八日電】易縣抗聯把貸款救濟與組織羣衆聯系起來。當該城解放後，即通過抗聯的小組，發放無利貸款，促進生產發展，合作社並幫助他們計劃經營買賣或小本營業。經過這次貸款後，羣衆對民主政府及抗聯已有進一步認識，紛紛要求參加抗聯會，僅在半月內，城內會員即發展千餘人。

關中分區各團隊 辦幹訓隊訓練冬訓教員

【本報關中訊】分區所屬部隊，秋收將告結束，正積極準備冬訓。由於各單位根據各人特長，分組進行收割，估計一個星期即可全部收完。爲了早些入倉，進行冬訓，已和羣衆商量好，請羣衆幫忙收碾穀子，實行三七分紅（羣衆得三分，部隊得七分）。爲了把今年冬訓工作搞的更好，各團決定開辦幹訓隊，用一個月時間，來訓練冬訓中的教員。「保縱」三團幹訓隊業已開學，參加受訓的人員，以班排幹部爲主，每連有一個連級幹部，各大隊有參謀人員，也參加學習。學習內容三團以戰術爲主，「保縱」以技術爲主；其次，是按照需要和程度，進行複習或學習。同時，各團隊都在積極的準備冬訓中的衣物等，如三團四連已做到了每人有一雙毛鞋；已做好棉手套二十多雙，鞋二十一雙。一連利用秋收空隙捻了九十多斤羊毛，已織成背心十幾件，毛鞋十幾雙、襪子二十多雙。「保縱」隊部，則利用時間修建操場。（史橋）

周臨呼家村民校是——備荒中辦學的好榜樣

教員省吃儉用，帶領學生拾野菜、種瓜，經過兒童勸說村民備荒。

【本報周臨訊】全縣今年前季備民小即有六十一處，學生六百八十四名。而秋季先後開學的五十三處，因旱災羣衆無力負担學校經費，而垮台的十八處；但呼家村民校不但沒垮台，並進一步鞏固與發展了。這是什麼原因呢？首先，是該校教員崔景云同志認識了當時旱災的嚴重性，確定了積極備荒辦學的方針。由於崔景云同志一貫勤儉，當去秋羣衆聘請他在該村教書時，即沒因薪米的高低與羣衆講價錢，他說：「只要我能把學生教育好，使你們都滿意，就是不給我錢，我也高興」。在備荒中，他更節儉，根據我們調查，其他幹校教員每月吃麵二十五斤到四十五斤，而崔景云同志只吃了二十五斤。夏天，他常吃兩頓飯，有時剩飯留在下頓吃完。學生家長呼延名老先生講：「這先生可是節省的厲害，我見他剩下的兩碗麵湯都捨不得倒！就連洋火也盡量節省，平常燈油點燈都要到隔壁老婆婆窰去點火，省下的火柴全數歸還了學生家長。」這種爲羣衆節儉的精神，是使學校鞏固與發展的主要因素。其次，他在教學上把備荒教材細緻的講解給學生聽，把民國十八年災荒的可怕情景及民生活，連系到學生本身的家庭生產節約，以啓發兒童努力生產節約。他還編了「野菜香，吃了野菜省食糧」「拾了菜，種了瓜，媽媽叫我好娃娃」等課文，以鼓舞學生拾野菜和種瓜。每到下午，娃娃們提着籃子在地裏拾野菜。據這次開學時統計，一般娃娃拾了一百二十斤，四鬷長娃拾了一百多斤，一般都在八十斤以上，總計全校拾野菜一千一百多斤。他們種的南瓜也很多，先生們自己種了二堆地，學生們種的瓜，總計收了三千七百多顆。估計可以節省三石七斗糧。同時，在學生中展開了勸說運動，團結和推動了全村羣衆備荒，使學校成了全村備荒的核心。崔景雲同志，經常和村裏有威望與比較貧苦的村民拉話，通過他們來推動全村；並在識字牌上寫有「防旱備荒」「瓜、菜、洋芋」等字，一面教字，一面解釋其意義，發動羣衆大量種洋芋。學生崔原子勸他父親說：「大！您上年紀了，再不下雨，咱總要想法子，多種南瓜和洋芋」。當下，父親高興的答應了，並稱讚他的道理。現全村除了學生們拾的菜和種的瓜外，還種了二十七堆洋芋，可收五千四百多斤，如以三斤折一斤米計，可折六石細糧。由於上述的原因，呼家村民小在預定日期七月二十五日開學了，當天，學生全數到齊，是全縣開學最早的一個學校。因爲全校師生和全村羣衆備荒取得了勝利，村民們對這處學校更加關心愛護。鄰村張陽、于坡、曲本等村的學生也非常羨慕，爭着要來。最近張陽村的四個學生已轉到此校來了。並聞因校舍狹窄，全村正在修建中。（仲民）

余建明刻苦教學 自己種地解決穿衣

志丹七區一鄉輪小教員

【本報志丹訊】七區一鄉輪小學，包括鄜家灣、紅石峁、黃地台等四個村莊，村莊相距二三里路遠；該校教員余建明同志，不怕吃苦，常常時奔跑，每天都是一清早即到黃地台，乘着放牛娃沒有上山之前，給他們教字。午飯前又走到顧家灣，午飯後給娃娃們教字，趕晚間又到高家灣去教。他在教字時，對娃娃很和氣，很耐心，娃娃們都喜歡接近他，所以學的成績也很好，現在每個學生都會了一千個字，會寫信、會記賬。爲了減輕學生家庭的負担，他抽空種了五垧地，解決自己的穿衣問題。因爲余教員能爲羣衆打算，教得好，所以學生家長都很愛戴他。一次，余教員病了不能下炕，住在范士魁的家裏，范士魁每日給他送茶、送飯，侍候的非常週到。學生趙國瑞，余教員病了，親自到藥舖去請醫生、買藥。過中秋節的時候，每個學生家長都要請余教員到他家去吃飯。（王志習）

淳耀大坡村搭工隊活 三天收割秋田七十畝

【本報淳耀訊】大坡村六家人搭工，常是有活便搭，無活就散。今秋時，六人又搭起來收割，他們共種一百二十畝秋，三十餘畝蕎麥、糜子，三天已收了。並利用晚間時間，搭工很熱活，收了四十畝，按活的多少分配人力去收。有時，還不一定天天都搭在一起，誰長誰短的工，都由自己記下，待商定還工辦法。（劉儀三）

赤水有些地區遭風霜災 秋莊稼損失很大

【本報關中訊】赤水有些地區的秋田受了災。如三區王家堡王正義的早糜子，收了還沒有運回去，放在地裏，淋了幾天雨，結果出了芽。遇一糜子地，被大風吹的顆子落了一地，如左家村左治和家的十五畝糜子，落在地上的顆子，多的用手都能抓起來。蕎麥十分之七還是白色，雨下的蕎麥把都不牢了，風吹霜打能落十分之一的顆子，只得趕緊收割。顆子都發黃枯了，家家就只得趕緊收割。村魏永珍說：「我家原來看樣子四畝糜子能打兩石，着風這一吹，只收了五斗來糜子。」損失的糧食不少，備荒千萬不敢放鬆。（王晏）

黃蒿梁輪學教員高福

藍蓬

黃蒿梁，在定邊城東約廿多里，一片黃金色的沙漠，長滿沙蒿，南北約廿里長，東西約廿里寬，是四四方方的一塊地方。十個自然村，四十一家老百姓，劃爲一個行政村，一家離一家都很遠。這裏老百姓識字的很少，一百八十六人中，只有一個七十歲的白鬍子老漢唸了幾年書，識千把字；三二十歲的後生中，只有七個人能認一百字；其餘的就都是睜眼瞎子。

去年，政府號召開展識字運動，區上和鄉上的同志們想在這裏辦一處學校。

七月開始醞釀：像這樣住得分散的地方，到底辦一個什麼樣的學校？請誰來教？這些問題在幹部腦子裏謀慮着。最後，決定辦一個輪學，請高福來教。

高福是個忠厚老實人，他今年已四十一歲，只在十六歲上唸過兩個月書，讀完一本百家姓，其餘的字都是後來自己學下的。十一月開學，高福從區上開會，用一根棍子挑着鋪蓋，就到了村長王忠家裏，並確定先從村長家開始輪。

黃蒿梁的娃娃大人都沒有唸書的習慣，不願學。高福在沙盤上畫一個雀雀，叫娃娃們看着，然後寫一個雀字，教他們認，漸漸引起了識字的興趣。大人白天拇柴，娃娃放羊，高福就爬在炕上抄日用雜字，晚上大家圍着燈唸書。開始時，記不住，剛學過就忘了，他不怕麻煩，有的甚至教到四五十遍。

高福這樣一家一家走到門上教，到了誰家，還和在自己家裏一樣，幫着掃院子，喂牲口。因他爲人正派，就是大姑娘、小媳婦，都很放心的跟他識字。臨走時他安頓大家：下次回來，都要認會、寫會。他很受大家歡迎，每次教完一家輪另一家時，都挽留說：「高先生，在我們家裏再住兩天吧！」這輪學第一次輪，兩月多，後來一月轉一遍，從開學到現在，一共輪了五回。在這中間，他還利用積極份子當先生，幫助他教字。

輪學教員高福同志這種勤奮的教學精神，感動了大家。馮占法的媳婦子說：「高先生這樣辛苦，我再不下決心學習，怎能對得住他？」因此，他回王來灘住娘家，還學寫仿格，不忘學習。

村長王忠的三兒八、九歲，到王祿家裏走親戚，王祿心想說這娃在家念輪學，考一考，考問了半上午，不頂事，他高興的說：「還未考住，他比我娃整天念還強」。這何樂一個老爆到張廷明家裏走親戚，看到高福給他們教字，就說：「我們那裏只寫到黑板報上教，一遍就算了，照你這樣教，我認的字要多得多了。」

自從黃蒿梁成立輪學以後，找東[illegible]賣柴，找人閑條子的，一天天的少了。到底黃蒿梁輪學有多大成績，請看這個統計：四十一家老百姓，只有王金一家沒有參加。一百八十六人，參加識字的就有一百〇七個（那裏邊有廿個男娃娃，大人卅七，廿二個大女子，廿八個婆姨），他（她）們中廿個唸完了日用雜字，四十二個唸了半本，四十一個唸了四分之一，只有四個才學下四、五十個字。能寫七百字的有二個，三四百、五百字的十二個，一二百字的卅四個，四五十字的十六個，不能寫的四十一個。

這次在定邊教師座談會上，介紹了高福的教學後，大家都紛紛議論：「我們成天成年價教，沒有那樣大的成績。」有的說：「大概吹牛吧！」經過研究，才打破了一些同志的懷疑。明確了這事實，選舉模範教員時，高福被選上，獎給他一身中國衣，字典一本，地圖一張。高福同志現在的缺點就是文化程度低，還只能做到單純的教字，還需要他加強自己的學習，提高自已。

這種輪學，在人口分散的農村，對消滅文盲有很大作用，參加人較普遍，又不誤生產，只要有熱心教學的積極份子，就可以逐漸推廣。

申老漢談學習

予斌

「申老漢的學習真好！」

「申老漢的進步真快！」

中央招待所內常有這些讚美申老漢的語句出現。確實也確令人驚異，五十多歲的老人，二年半前一字不識，現在能寫信了，能記日記，能寫稿子，做起詩來了。但是他一天也沒有進過學校，他是招待所附近水房內的工作同志，每天還忙着燒十幾鍋開水，忙着挾炭掃地做雜活，工作做完後抽空來學習。

「申老漢！你的學習到底怎樣進步的？」如果，這樣問他一下，他會像談着戰鬥故事一樣，敍述起自己的歷史來。

「我的家裏窮，以前受一輩子苦。前年來到招待所，見大家都會看報，我老漢一個「申」字不識，只認得我的「申」字，還不會寫，一天我見隔壁一個窰裏小孩子，拿着紙也在念，我想八路軍裏一個小孩也識字，我五十多歲老漢，難道常當睜眼瞎？因此我就決心識字了。一說識字，就有人來幫助我，李富貴那時自動當我小先生，後來客人中，王丹一，張紹華……都來幫我識字了，我的先生可多啦。才學識字，真難記，遇到稠字沒辦法，我就把字分開半個半個認，可是零碎單字，還是難記。我想「毛主席」「賀師長」，……這些人名字，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我就要求別人教我學名字，這樣真快，天數不多，招待所內許多人名字，我都會念會寫了。我慢慢把學的字湊起，編成一句話，寫在小黑板上，水房來了人，讓他看一下，誰說編得不好，我就改他一改。一天一個女同志用開水洗臉，我在黑板上寫了一句「××同志用開水洗臉，請大家批評」。該女同志滿臉通紅，向我賠不是，保證以後不用開水洗臉。從此以後，我有了啥意見，便寫在小黑板上，以後開水浪費也越來越少了。光念雜字不成，王丹一勸我用毛筆寫；去年七月，我開始拿起毛筆來，才學寫毛筆字真費了大勁，加上半天油，一篇日記只寫上十幾個字便完啦。給王丹一寫了一封信，一直寫了十幾天，但是我想，『世上無難事，只怕心不齧』。招待所內人人都是我的好先生，難道我能學不好。我每天寫日記遇到啥字不會，就加油學習哪個字，誰到水房來，我見誰就問誰，一個字我至少問三四個人，多問一人多樣見識，越想越明白，越講越清楚。學到現在，記日記，寫稿子我都學會了，不上半天便寫起了一封信，去年解放日報上登過的文章是王丹一同志幫我寫的，將來我要自已寫作了。」說到這裏，申老漢張起沒牙的嘴，充滿信心，天真的笑了起來。

「時局開展了，不學習還能成！?」學習的事，申老漢是說不完的，他還講給你聽。

「有人說工作忙，心笨，推推拖拖不學習，假若真是忙得很，只要思想上對於學習有認識，下定決心去學習，一切辦法都好有。廚房李富貴、柴園張振民，一天忙到明，學習照樣好，我老漢不是也很進步嗎。」

申老漢對不願學習的人常說：「兩個天下不同，外邊誰管你識字不識字，現在咱邊區大家都識字，共產黨是教育窮人聰明的，我老漢瞎，也跟着聰明了。」

秋收中進行「田野廣播」

「紅星」部九團偵察連

利用休息時間報告秋收情況及時事

【本報訊】「紅星」部九團偵察連，爲使秋收期間分散的各單位能取得聯系，互相了解情況，創造了一種「田野廣播」。試辦以來，成績甚好。其辦法是，由每個分散的獨立單位，指定一個人爲廣播員，負責收集材料。把當天收割的成績、勞動情緒，模範事蹟、學習情形及國內外重要時事新聞編成通俗的廣播稿利用休息或吃飯時間輪流進行「廣播」。一個地方「廣播」完畢，再傳給另一個地方「廣播」。每三天一次。偵察連第一次採試「播」效果很好。當大家剛坐下休息的時候，廣播員張懷秀同志便開始「播」送消息：「糜子梁九日電：二排同志，天不亮就起床上山，在緊張的四天中，收割穀子三百畝，收玉米七十畝，……。他們還能抓緊時間進行學習和文化娛樂工作」。「木瓜要塬九日電：大部莊稼未熟，僅割糜子四十多畝，收玉米三十多畝。從明天起，進入全面突擊一」乙家塬同志們，聽到了糜子梁收割成績比自己好的消息，就有人說：「人家比咱們可強得多了，咱才割了二百多畝！」後來又聽到人家情緒高漲，天不亮就起床，在開早飯前還寫日記、學字。在收割時，不糟塌一粒糧食等模範事蹟，大家心裏暗地加了一把勁，意思是：「明天咱們比賽了！」第二天一早，天上還掛着星星，二排副就叫大家起床。這時候，伙房同志剛做飯，他們趁飯沒熟，就到附近地裏割穀去了。等飯做好，已經割了十多畝。文化學習也比以前更加油了。割穀子還帶着識字本、日記本；做啥學啥，做到了「生產與學習密切結合」。（鐵軍、劉浴）

法國選民複決結果

贊成組織立憲會議

法共黨員在女議員中也佔首位
著名反動份子達拉第與梅耶落選

【路透社巴黎廿二日電】整個法國的人民在自一九三六年以來的第一次自由選舉中，向全世界表現了他們要清除舊政權（他們認爲舊政權應對法國在戰爭中所受的災難負責）和代之以新的東西的決心。

選民對於複決問題的回答如下：

第一個問題：截至今晨八點鐘數的票數，表示壓倒大多數贊成成立立憲會議，起草新憲法。贊成票數爲五百六十二萬六千六百七十八票，反對票數爲二十二萬一千七百〇六票。

第二個問題，雖也以贊成票佔多數，但在這個問題上的多數票較前一問題爲少。所計算出來的最後數字是贊成者二百十四萬一千一百七十五票，而反對者也有一百十九萬二千零五十五票。

【路透社巴黎廿二日電】截至今日下午十時（印度標準時間）爲止，選舉結果如下：共產黨一百五十一席，左翼天主教黨（編者按：即日本譯爲天主教共和黨，亦可。該黨在抗戰中又被稱爲人民共和運動，領導者爲現任外長比道爾）一百四十六席，社會黨一百卅九席。其他黨派一共只有九十九席（路透社按：其中左翼黨派佔四十席，急進社會黨佔十九席）。左傾的趨勢使共產黨成爲法蘭西最強大的國會政黨，而使「三大黨」以外的所有黨派的總和減至不及一百席了。

殖民地的選舉結果，尙需若干時間從較遠選區才能收到，但阿爾及利亞選舉結果，表示與法國本部同樣的左派的勝利。

三大黨——共產黨，社會黨，天主教黨——全體同意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綱領，但他們關於對外政策及將來的憲法問題的分歧，又使他們離開。另一方面，社會黨已經約定不組織一個排除共產黨在外的政府。

【新華社延安廿四日電】法國政客中著名的反動份子達拉第（慕尼黑協定簽字者之一，急進社會黨領袖）與梅耶（現任法政府公共工程與交通部長）已在大選中落選。又，急進社會黨另一領袖赫里歐（他反對草擬新憲法），僅在他政黨裏昂城（赫氏曾估計有絕對把握）以第四名當選。

【新華社延安廿四日電】中央社訊，法婦女在新國會中獲卅一席，佔總數百分之六，其中共產黨佔十四席，法聯合抗戰運動一席，社會黨六席，人民共和運動七席，保守黨三席，當選者多因在地下運動時對德作戰有功而當選。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二十一日的大選，於早晨八時開始，午後六時結束。投票地點，均設於各選區之學校內。投票人至投票地點後，出示其有選舉權之證件，然後獲得投票紙兩份及信封一個，投票紙之一，作選舉議會議員之用，另一投票紙，則作複決二項問題之用。投票人在紙上寫明自己的意見之後，分別投於票箱之中，票箱由法國內政部集中，然後加以揭曉。此次投票的情形極佳，已獲得各外國通訊社的好評，中央社說選民赴投票場所時，「均井然有序」，合衆社也指出「絕無騷動或混亂的」魚貫進入投票場所。

把擊敗法西斯主義的事業進行到底！

眞理報論審判歐洲戰犯

【塔斯社莫斯科廿一日電】眞理報國際觀察家撰文稱，國際軍事法庭的第一次開庭的消息和德國第一批主要戰犯起訴書的公佈，在全世界引起廣泛的響應。許多報紙均滿意地指出，起訴書已交給被告，審判在起訴書交給被告後，將不會遲過卅日開庭。

報紙提出開審時間問題，不是偶然的：對貝爾森劊子手審判的延宕，曾引起世界報紙不少的批評。同時，許多報紙表示希望在紐倫堡審判中，貝爾森審判案及其他審判案的延宕與錯誤，將不會重覆。

但是，某些人士對於審判戰犯，仍抱着不可理解的恐懼。例如，英國每日郵報就很不高興未來的紐倫堡審判案。它稱審判的思想是「狂妄」的思想，並說：「在各國協議的基礎上以對付拿破崙的方法對付他們（指戰犯），將會更好些」。某些評論員不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審判案的政治意義上，而是集中在純粹的司法意義上，並且放肆地辯論說：未來的審判在過去是沒有先例的。提出這些論據的人們顯然忘記了：不僅未來對希特勒匪徒的審判在過去是沒有先例的，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其規模與性質上也是沒有先例的，德國法西斯主義所犯的滔天罪行上，更是沒有先例的。英國每日郵報寫道：「人類必須留意罪犯不應逃脫應得的懲罰」。該報認爲，自德國於一九三三年重整軍備以來，歐洲及全世界所受的苦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一九一八年關於犯罪的德國領袖們沒有受到懲罰——這一點回憶雖然是十分正確的，但未能道出法西斯侵略及其一切後果所產生的所有原因。如果許多報紙強調努力避免過去錯誤的審判案必須幫助防備過去錯誤的重演的話，那麽對於這一希望給以更廣泛的解釋，是非常必要的。

舉世皆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帝國主義不但未被徹底解除武裝，反而具有各種機會與可能來重建它的軍事力量，從而準備另一次世界戰爭。未來法西斯罪魁的審判，是愛好自由民族所面臨的偉大歷史任務的一部份；把擊敗法西斯主義的事業進行到底，防止德國侵略的重演。這就是一切愛好自由人民的意志，並且明確而堅定地表現在三大國德黑蘭、克里米亞與柏林會議的決議中。這一歷史任務的實現要求我們準確地實現柏林會議對德國所通過的一切決議。但是，柏林會議的決議遠未能在各地實現。在這方面值得注意者是美前財長摩根索在波茨頓的演說；他在這個演說中稱：柏林會議關於經濟上及工業上解除德國武裝的決議，在美國佔領區沒有實現。摩根索說：「根據波茨頓的協議，我們有美國與共同盟國所共同擔負的義務，但據我國訪員最可靠的情報，德國的戰爭潛在力量並未被摧毀……。如果我們允許德國保存發動新戰爭的條件時，我們將出賣我們所從事的事業並失去我們盟國的信賴。」無庸爭辯的，柏林會議關於德國決議之未能實現，將不可避免地引導至過去錯誤的重演，這種政策將必然產生最危險的結果，首先是對那些奉行這種政策的國家。這點已爲歷史經驗所充分地證實了。

日本的再起陰謀

貝森（T A Bisson）

日本統治者已經用巧妙的手段在一敗塗地的殘燼之中，奠定今日繼續生存與明日再度復興的基礎。日本寡頭政治在獲取和平戰略上所作努力的大概情形，在八月十四日以前的三天糾紛中已經顯然可見。日本皇室的保衛者，曾在三方面積極進行，而且頗獲成功：（一）保全天皇的不可侵犯性；（二）維持皇位；（三）使日本政府居於盟軍最高統帥及日本人民之間，以實施聯勝國家所頒佈的種種政治與軍事法令。這便是近世史上，日本運用巧妙政治手腕最優秀的事例，如果我們容許天皇權力在軍事投降實際完畢後仍然繼續存在，那就會引起最危險的結果。

我們今天在瞬息萬變的時局之下，如果不認淸應該注意日本的策略，實在是令人震驚的事。因爲這些策略已經有一部份表現爲事實。我們如要力挽狂瀾，轉損爲益，則非有非常艱苦的努力不可。聯合國家裏有很多人士都認爲昭和是一個戰爭罪犯，應由國際法庭審判。但是現在還不能預料昭和是否將受審判。

目前最需要加以澄晰思索的莫過於利用天皇的問題。應該消除昭和的權威，使他受審。因爲讓天皇繼續存在，尤其利用爲使日本實行政治改革，將使我們正中寡頭政治操縱者的詭計。我們如果以天皇爲實行日本政治改革的工具，就好比手握一柄雙鋒寶劍，這個兩面寶劍是日本熟識的武器，在我們則是一個未曾嘗試的工具。日本獨裁政權將以孤注一擲的決心來使用它，其唯一目標是保存他們的權力。我們的高級官員如果並不積極從事於削除天皇政權，如果不以日本人民意志爲根據的政體取而代之，我們將不敢確信日本寡頭政治的執政者在利用天皇權威的競爭中不致獲勝。我們應該利用的民主機構是一種廣汎的民主運動，包括具有進步思想的一切日本人民，而以設立眞正的民主政體爲目標。

我們從這一方面來考慮，不妨重新檢討一般廣播及新聞評論家所誓不絕口的天皇地位及其政治利益。西方人士認爲昭和的臣民將失去以天皇爲神聖領袖的象徵中心，而把昭和看做一個異國將領的傀儡。作者實在不敢承認這種判斷是事實，而且深覺應更加認淸日本的羣衆心理及其反應，日本人民所懷心理或者如此，也可能不然，尤其是日本政府機構如果仍爲天皇及其寡頭政權所掌握。日本人民能否得到更大的廣播新聞及公共言論自由，實成問題。昭和在其敕語中，都是要依照舊「國體」，換言之，保障並維持「國體」，可知其含義是要依照舊式來維持一切，領導人民，使人民只能仰仗並接受原來領袖之領導，而不能自闢新途。我們不應該想天皇加諸日本人民眼上的障蔽物，能以某種語立即除去，這些煙幕只有在推翻天皇制度的羣衆鬥爭之下，才能消失。如果我們認爲保留天皇爲傀儡將有助日本人民的新生，則我們如非天眞幼稚，就是假仁假義。我們應該注意的是軍事領袖在自我犧牲的自殺行爲中請求：這次戰禍實身負其咎；同時亦證明我國的副國務卿格魯判斷的錯誤，因爲格魯堅決認爲天皇與戰爭無關，而其「邪惡」的軍事顧問實在應負其咎。天皇現正統治日本，而其餘的「善良」代表各禁衛軍官吏等，仍繼續爲天皇効忠，管理政府。軍事領袖自然夥伴，倘若盟軍佔領日本一旦成爲過去，一定有充分的時間使他們隱匿參加合作，他們會以狡猾的舉動，使他們復以邪惡之職業。深可遺憾者，我們竟准許東久邇組閣而同時也允許日本軍人在政府中的政治勢力繼續存在。除非懷有頑固政治偏見之人，才會看不見這些事實的眞象。如果我們反對日本軍閥而不反對日本天皇及其他人物，我們就會完全中了日本的詭計。我們應當明白對日本政治策略的要點就在輔助日本人民推翻獨裁政治，現在我們還沒有失敗，但是我們採取的步驟，實在足以摘斷一般人的信念。

麥克阿瑟元帥完成日本最後軍事投降時，他所碰到的任何困難將預先提出警告，他應已知道日本天皇敕書實在是使勝利國家失敗的工具。昭和在敕書內竟厚顏無恥，認爲日本的侵略戰爭是合理的，他說：「朕係爲保存日本，鞏固東亞之誠心，而向英美宣戰者；至侵犯他人主權，或擴充領土之意」，他對於舊日盟國之告別詞裏說過：「朕謹對大東亞諸盟邦，深表遺憾，各與邦當與我常堅持合作以解放大東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敕書原文的差異。英文譯詞與不完全，試以紐約郵報爲例：亦曾引述「覆文中（指同盟國家者）承認天皇之主權」。在這宣言較明顯的一段中（紐約時報及紐約前鋒論壇報均予刪去），天皇甚至可藉我們的助力而加強其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所以，我們戰時小心不改變天皇的政策，今天就成爲天皇於失敗時昭告日本民衆以聯合國承認其主權的根據。敕書原文對於這一點並非如聯合國人民所相信的清楚。日本於八月十日提出乞降照會時，我方覆文曾稱「依照波茨頓宣言，日本政府的最後形式，將爲由日本人民表示之意思而建立者。」但是事實上波茨頓宣言之任何條款均未規定日本政府的最後形式。和這點相近的是第十二條內稱，「同盟國家的佔領軍將至日本有依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而建立愛好和平與負責之政府時，方必出日本」，我們應該否認「爲設立一愛好和平與負責之政府」一語和選擇政府之最後形式可以混爲一談。

日本當局已經用最有利的方式，應付了這一問題。十四日的覆文中他們故意忽視十一日照會中關於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式一語，只說接受波茨頓宣言中條件。天皇在其敕書中，明白否認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式可作變更。但聯合國人民則滿以爲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式可以更動，誰非誰是？遂形成不明的一點。此事應由代表聯合國負責此事的國務院，加以闡明，這一點分外重要，因爲它涉及日本內部的政治改革，能否阻止行將計劃復仇者再度當權。我們如果「依宗聯合國的政策是給予日本人民以機會改造他們的政府，那麼，第二問題就是以何種方法並在何種情形之下，才有這個機會？如果要使日本的選舉不致成爲兒戲，就必須給予日本人民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以產生眞正反對日本獨裁政府的民主政黨。倘使聯合國能在日本成立一個稍具權力的軍政府，則此種政黨定能出現。但是如果日本政府仍爲天皇及其他日本領袖所掌握，則雖有麥克阿瑟元帥的命令，局勢必將大異。我們可以試想：天皇是否將奉行麥克阿瑟元帥的命令，而增補那些致力推翻他們自己的政黨？由獨裁政治代表所組成的天皇內閣，是否會舉行一個結果或能改變日本政體的選舉了？

在我們的結論是：天皇日本獨裁政體可以利用爲麥克阿瑟元帥的傀儡，但甚不能使它作爲政治傀儡而毀滅我們自己。

我們對日本的主張是：因爲日本並不擬在努力讓起一個在思想集團之上均足以肅清獨裁政權的羣衆運動。（値得注意的是延安的日本解放聯盟領袖何時方得重返日本）昭和在若干擊動之下，或者會稍行修正憲法，但主要的政治當然依舊安如泰山穩居權位。（摘譯自新共和雜誌）

美國西北部五個州

伐木工人堅持罷工

部份工潮正在協商解決中

【美新聞處華盛頓廿一日電】美聯社觀測：美國罷工工人數目約四十五萬人，在過去四十四小時內，由於煙煤罷工工人復工，減少四萬二千人，預期總數將縮減至二十萬人。瓦倫聲稱，在十月十七日以前的一週內，美國調解處解決工潮數十起，包括罷工工人三萬五千三百七十五人。瓦倫說：除非有「一般的談判破裂」則罷工情形將有改進。」美國勞工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今天在俄亥俄州的辛辛納提舉行季會，指定出席聯合工業勞工會議的代表，該會議定於十一月五日在華盛頓與杜魯門總統舉行。今日美國全國罷工的情勢概述如下：在三萬五千碼頭工人十八天罷工之後，官方宣佈紐約港一般的復工已在進行中。據悉：得克薩斯州發生新的碼頭工人糾紛，休斯敦、加爾維斯頓灣及查理斯湖，路易斯安納州一件工資爭端引起一千貨棧扛夫的罷工，二千五百碼頭工人則舉行同情罷工，密芝安州，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領袖已接受一調解兩千電氣工人罷工的建議，該建議將提交廿二個地方職工會的批准，這一罷工曾威脅停止密芝安二百萬居民的日常用電與電汽。威斯康星州岐諾沙美國鋼業公司工廠在鋼業職工會（美國勞工聯合會）批准新合同之後，已復工。工廠停工七星期。好萊塢電影業工人罷工仍已陷僵局，合衆社息：一位工業發言人說，電影製片廠與求杜魯門接管各電影製片廠，千餘影戲院工昨日在華爾納兄弟電影製片廠舉行示威遊行。西海岸太平洋鐵犬汽車公司汽車司機也繼續罷工，西北五個州的伐木工人依然堅持罷工，因爲美國勞工聯合會約六萬一千伐木工人拒絕工作，除非他們獲得較高的工資，罷工情勢中較有變化的因素是所預期的東海岸六個州的廿萬礦煤工人於明日（廿二日）復工。汽車工會主席杳理斯·威爾遜昨日在底特律舉行的記者招待會說：高度生產是國內經濟問題的唯一回答，他建議全國汽車工人協會（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每週四十五至四十八小時工作，職工會正要求通用摩托公司增加工資百分之卅，全國汽車工人協會副主席湯瑪特·路德昨日告記者招待會如果通用摩托公司「能夠舉出事實證明」不能給予百分之卅之增加工資，並且依此以戰前規模獲得公平的利潤時，職工會則願在增加工資不及百分之卅的條件下解決工潮。」

【合衆社新加坡廿二日電】英軍急電稱：由於今晨罷工進入了第二天，新加坡碼頭當局將接管起卸船上貨物工作。據悉：碼頭工人職工會已提出十一條要求，均被當局所拒絕。但由於當局的壓力及碼頭工人職工會領導上的原故，罷工明日可結束——今天已有一千餘人恢復工作。

蘇聯評論家稱

目前亞洲形勢嚴重威脅和平

【合衆社莫斯科廿一日電】歐俊諸夫在近期「新時代」雜誌上主張對日本更嚴厲些，並主張應給亞洲殖民地民族以自由。作者特別指出，目前形勢充滿着對將來和平和秩序嚴重的危險。他說，「應對戰爭負責並簽字無條件投降的日本統治人士不僅仍舊掌握着政權，而且也還沒有放棄侵略、殖民地征略、壓迫其他國家的思想，找求口實的企圖。日本的報紙仍舊厚顏地說日本，爲亞洲各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戰。」該文對於利用「日本」軍隊鎭壓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引以爲憾。歐俊諸夫宣稱，對亞洲和平進一步的危險乃是東南亞洲殖民地附屬國的混亂局勢。

美陸軍部宣佈復員

二百萬人已解軍職

戴維爾斯贊成保持常備兵四百萬

【美新聞處華盛頓廿二日電】陸軍部廿二日宣佈，自歐戰結束以來，已有二百萬人解除軍職。十月十九日一天內復員的人員即有四萬四千人。同時海軍部宣佈新規章，增加志願兵在正規海軍內服役，海軍部希望志願兵可以任擇二、三、四或六年的服役年限。以前服役年限爲四年。

【美新聞處華盛頓廿二日電】陸軍地上部隊指揮官戴維爾斯將軍，廿二日敦促支持麥克阿瑟將軍向國會所提出的美國陸軍永久保持四百萬的計劃。

【美新聞處華盛頓廿二日電】參院廿二日一致批准任命斯普勒里·布萊頓爲負責南美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布萊頓前爲駐阿根廷大使。

英法繼續鎮壓獨立運動

逮捕越南民族主義領袖

【新華社延安廿四日電】英法繼續鎮壓越南民族獨立運動，英軍格拉西少將已逮捕了越南獨立運動者領袖之一——宋潘天（譯音）；藉口宋氏在越南柬埔寨的活動，「威脅」盟軍安全，並進行「反對柬埔寨利益的工作」。現英軍已將宋氏押解到西貢。雖然如此，越南民族主義者的獨立運動並未因此停止而是繼續反抗。據西貢廿二日英法公報說：「土人（即民族主義者——編者）昨天與昨晚在昭河上橋標附近迎擊盟軍。」他們並擁有大批武器軍火，以備反抗，英印軍曾加以搜查和奪取。法國現仍增派遠征部隊及武器到越南，並派有第十一殖民步兵團的七十名士兵及行政官吏強行建立行政機關，以控制越人。應該承認越南獨立運動之暫時遭受部分挫折，是因爲英國支持法帝國殖民地政策，否認民族自決的結果。

【新華社延安廿四日電】澳洲新南威爾士的荷蘭兵營所拘禁的印度尼西亞人四百名，不但不予釋放並且不准同情者澳大利亞工會幹部去探望他們的情況。這四百多個印度尼西亞人，是因爲他們拒絕再在荷蘭軍隊服役（昨日路透社稱工廠爲不確）。據荷蘭兵營司令稱：那些在荷蘭軍隊中服役已告期滿的印度尼西亞人，將交軍事法庭審判，該司令拒絕告訴工會幹部何時開審，僅說屆時將允許澳大利亞派「合法」代表出席。

【路透社倫敦廿二日電】英國會中對越南及印度尼西亞問題表示很大興趣，若干工黨議員，前日下午於下院召開第二次會議，出席的有很多遠東問題專家，印度聯盟的主席梅農亦出席。該集團準備發表公開聲明，表示它對此問題的意見。

【美新聞處倫敦廿一日電】路透社訊，英王喬治六世十六日宣稱，英政府將以自治政府權利昇予緬甸，使緬甸爲不列顛聯合國之一份子。

麥克阿瑟下令改變日本教育制度

【新華社延安廿四日電】據路透社東京廿二日電：麥克阿瑟總部今日所發表的命令中，具體規定了改變日本的教育制度。據說：命令的目的在於根絕日本封建軍國主義的學說及「其他有害的思想」。至於「其他有害思想」內容如何，則未指明。麥氏現已下令立即取消軍事訓練及超民族主義的學說，並將逐步代以代議性政府，國際和平，個人尊嚴及人類權利如結社、言論及宗教自由等的教育。命令又指示在教育部門中徹底檢查，消滅軍國主義者及極端民族主義者，並要求過去曾因自由主義觀點而被免職的教員，應有就任的優先權。禁止因種族、民族、宗教信仰、政治或社會地位而對任何學生或教員歧視。命令規定根本修改教科書，並教育人民知道日本軍閥及其合作者對國家所起的崩潰作用以及佔領當局的目的和政策。

編者按：由於盟國人民對於麥克阿瑟對日本的「柔和」政策多所指摘，麥氏在下令釋放日本政治犯之後，又有改變日本教育制度的命令。但在日本財閥掌握國家大權，許多戰犯尙未懲辦，日本的共同管制尙未實現，麥氏這一措施究竟收到多少效果，殊爲疑問。

伊朗反動總理塞德辭職

【塔斯社德黑蘭廿一日電】今日「伊朗」各報報導：伊朗國王已接受塞德總理的辭職，但要求他在國會表示其對新總理意見之前，繼續執政兩三天。

【塔斯社德黑蘭廿一日電】十月十八日，警察禁止「吉蒂」戲院上演「公賊」一劇，雖然該戲院已事前獲得教育部、內政部及軍需部的演該劇的許可，亦被禁止上演。「吉蒂」戲院上演的戲劇都是由人民黨黨員、德黑蘭著名劇人赫維斯所率領的民主智識份子業餘演劇隊上演的。在禁演「公賊」之後，該戲院決定上演莫利哀的戲劇。然而在出演以前一小時又被禁止了。這後，戲院企圖上演前曾出演過的契珂夫的「熊」與「婚禮」。但又遭當局禁演，理由是這些戲劇是由攝政政府所不贊成的國家之作者寫的。警察禁止卅個觀衆，並驅散了大衆。

日本消息一束

美軍當局廿四日搜捕，已在東京獲得卅二卡車之武器：內有一千六百支新式步槍及軍火。此外，尙有古董及古式武士刀等軍刀共計一萬二千把。又在三井信託公司之儲藏室內，發現約值三千萬美元之寶石，及值千萬美元之白金。佔領軍並開始自炸毀之日造幣廠運輸金條及銀條至東京。日本銀行之儲藏在未接到華盛頓之命令以前，暫時保留該處。

日本鐵路雖有空襲的損傷，但仍能較一九三八年載運更多的旅客及貨物。據稱，日本鐵路現在的運輸量是旅客十萬萬零八十八萬六千，貨物五千八百萬噸。據報，在戰爭中，美國飛機擊毀與擊傷日本貨車九千五百五十七輛、客車二千二百二十八輛、蒸氣火車頭八百五十二輛、電車九百七十三輛、火車頭卅九輛。現在可用者有火車頭三千八百九十一輛、貨車八萬六千三百五十輛、客車九千二百七十四輛。據稱，自九月三日以來日本各主要鐵路線均已完全恢復通車。

日本證券交易所股票市場十月起恢復交易，同時將麥克阿瑟宣佈盟國資產應保持目前情形之命令付諸實施。

陸軍大臣下村定向內閣報告。陸海兩省將於十二月一日廢除，代之以復員省。

日本於戰爭末期雖缺乏軍火，惟曾藏有大量軍火。麥克阿瑟命日政府進呈一有關日本化學工業之設備及原料的報告書，包括酸液、酒精、肥料、藥品、動植物油、石膏等之貯藏清單。

英美經濟會談陷僵局

【路透社華盛頓廿日電】英美貿易及財政會談，已在最高程度上達到了僵局。雙方代表團首腦，現已開了四天「總將會議」，仍達不到協議。可是，雙方仍在作極大努力，使談判走向勝利的結束。權威方面獲悉，一再延期使談判的日程表完全脫節，其原因與其說是商業政策上的分歧，不如說是在關於財政援助的方法上。英國官員堅信，由於雙方的好意，目前的僵局可能克服。

美擬減少貸英款項

【路透社華盛頓廿二日電】英美經濟會談已告失敗。今日據權威人士透露：美國代表團已減少建議給英國的貸款數目，並增加其利率。英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勳爵，在幾天內曾三次訪問美國務卿貝納斯，他說：「如果經過一個適當時期以後，會談仍呈僵局的話，他們願放棄這一會談，因爲進一步討論也是無用的」。據說：美國代表團建議將貸款數目從五十萬萬美元減少到三十萬萬美元與四十萬萬美元之間。據說該國的建議已提交倫敦方面了。

評南保反動派破壞選舉活動

——眞理報國際觀察家——

【塔斯社莫斯科廿一日電】眞理報國際觀察家撰文稱：外國報紙繼續以很多篇幅登載東南歐各國的情勢。最近，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尤被注意，在這兩個國家中，由於代議性議會選舉之迫近，選舉運動已大規模的展開。外國報紙刊載許多消息說，在這些國家中存在着所謂極端緊張的狀態。實際上，那裏是沒有緊張狀態的。這些嚇人「叫囂」的原因，是大小反對派的作祟，這些反對派，我們報上曾不止一次批評過它。有一件事實是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是兩個不同的國家，他們走着不同的民主的道路，在這兩個國家的每個國家中，民主力量的團結是以不同的方式發展起來的。但是，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反對派的活動及其策略，則有很多相似之處。不錯，在選舉運動的初期，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兩國的反對派都攻擊選舉法，提出了有明確反民主性質的要求。但是，大小反對派破壞選舉準備工作以及分裂民主力量的一切企圖，都告失敗了。這點是不足驚奇的。這些反對派沒有在人民中生根。後來，他們採用了新策略：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的反對派都決定不參加選舉。他們企圖以此「強硬措施」破壞選舉，暴露了他們自己。十分明顯的，他們在他們享受選舉運動和推舉他們候選人完全自由之下拒絕參加選舉，表明反對派知道它缺乏廣大人民的支持。反對派的打算是很明顯的。他們想以抵制選舉的辦法獲得外國的干涉。這種打算落錯了。走上眞正民主道路的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人民，不管這些反對派以挑起什麼干涉來相威脅，是不會放棄他們的勝利來討好卑劣的反民族的反對派集團的。

前綫通訊

光復靜樂城

曾艾狄

（一）狂歡的靜樂城

在城郊，在街頭，所有靜樂都昂着頭挺起胸大踏步的走着。現在再用不着低頭恭敬地對敵人鞠躬了。走在汽車路上，再沒有鬼子向我們打槍，探親訪看朋友也自由了。

關閉了六年多的東西北城門，今天全開放了。路途四通八達，不必繞來繞去進城。一位老太婆說：『鬼子在的時候，只敢開南門，早上八點鐘開，下午四點鐘閉。有一回我和孫女兒到城外攬柴，過了時間，便在城門口蹲了一夜。』

『日本人把我們埋了，八路軍才把我們挖出土來。』

最近南河灘大神廟前，煤炭擺滿。還有賣瓜菓滿筐的食物的小攤。

解放區的民兵、游擊隊、武工隊圍困靜樂城一年，一心要幫助城內人民解放，如今又用煤和食物供給他們。三年沒吃過瓜菓的城寨的人，把這些東西認作山珍海味。

在政府幫助下，市面恢復了，六十多家大小商店開門營業。鐵匠爐，得到燃料現在已叮叮噹噹響着鐵錘。小學校有六十多個學生報了名。街道打掃得乾乾淨淨，靜樂縣城年青而快活了。一切都在沸騰着。看劇鬧演戲的人擁擠不動。

曾經攜手踏足夜渡汾河，進行工作，勇敢善戰的民兵，暨解放區的人民，排着隊，廿二日還天，渡過滂沱大雨之後的汾水，來和城內人民共開慶祝大會。當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砲聲中，徐徐昇雲高達十丈的縣政府的旗桿上時，所有的人都喜顏笑面，懷着興奮心情。

在六年半中，這些土生土長的民兵，在八路軍領導下武裝起來的已有六千名，他們把拱護靜樂城的要領、西馬坊、馬家塌、康家會、湯口等廿多個據點，一掃而光，殲敵兩千多人，進行了九十餘次大小戰鬥。他們的隊伍今天是格外雄偉。

獎勵圍困有功的英雄後，人們漸漸立起來，像萬馬奔騰般，走向街頭遊行示威了。

有秧歌隊，民間音樂隊。此起彼落的口號，高舉的手林。每一個人將六年來積壓在胸中的憤怒、憂鬱，都盡情發洩了出來。和平、民主、團結，這是遊行隊中所有人們的意志。

遊行隊伍忽而疾跑着，發出巨大歡笑。老太婆們拄着拐杖也跟在後面。城內所有門戶都打開了，遊行的隊伍越走越長。在街頭上，在荒蕪了許久的屋宇內，都有喧鬧的人聲。城裏的婦女們清洗面頰污垢，穿着整潔衣裳，也夾在人羣中來往。

（二）敵寇暴行一斑

在光復靜樂城的戰士們引導下，我有機會看到敵偽統治時代的殺人機關的遺跡。

敵松村大隊部，駐在師範校舍，有五百多人。日籍憲兵隊有卅餘人，駐在街上。經常供給敵憲兵密諜的警察所，它和偽軍特務挺進隊相靠着，都是在關岳廟旁邊。

這些武裝隊有時合組偽『討伐隊』，有時分散活動。

挺進隊是最凶殘的野獸羣，是由偽漢奸縣長盧滿和親手建立起來的。

他們的活動花樣：化裝老百姓，偽裝我軍，刺探我工作人員活動。花樣是非常之多的。

下面是我搜集到的敵偽暴行的片斷事實。

城郊週圍的牛家會、新會、西會、西湯、孟家灣等村子，敵人一到，就把全村所有牛驢牲畜全部趕走，能捉住的人，不管老漢、婦女、青年、兒童一齊捕去。在偽縣府監獄內關起來，數天後在十人中放走二、三個（大多是老漢），叫他們回去捎口信拿錢來贖人和牲畜。年青的人送到新民工廠推磨。

對認為可疑的人，花錢贖還不成。要你悔過，出去後並要給敵人送情報，宣傳老百姓給偽縣府送糧。還逼迫人民當密探，在村莊裏建立特務網。

敵人修通忻靜、靜寧公路，用億條血管，殘酷剝削我們中國同胞。這條公路，有一千五百名武裝的敵偽兵『維持』着。據現在初步統計：敵偽共計拆房子五百間，康家會完全變為廢墟。殺人更不知有多少，前敵駐靜樂小松部指導官，一個人就殺了一百多人。而今在城牆週圍，到處都有我們的烈士長眠在地下。

（三）敵閻合流破產

敵偽宣撫班（即偽靜政宣）八月十八日散佈的快報上寫着：『因國際局勢的轉變，中日和平已漸具端倪，但偽鑑清一切反動勢力與民間匪患起見，首先在軍事上以友誼合作的原則，取協調一致行動，以故閻錫山所部晉綏軍已開始進駐日軍各據點，以便協同剿匪，靜樂亦屬其中之一……。』偽縣府八月廿三日宣字第一七號通告上說：『……山西軍何日蒞靜，友軍（指敵寇）部隊長與縣長（偽縣長）必事前命令確實通告，俾取一致之行動……。』

偽新民會、偽宣傳隊……配合行動，也沿街叫囂起來了。

本來早在八月間，靜樂人民已經知道太原敵軍已特派漢奸韓雜書、張參事『蒞城』了！九月初張逆學然、張逆鳳岐、前閻部派往受訓的特工人員許逆玉寬等，也匆匆由太原趕來。

敵隊長松村、偽縣長、偽縣府科長以上的及上面這批偽人員，濟濟一堂，開起會來了。正式命令：以前魚肉人民的偽軍，晉綏剿共軍第六團三營。接收靜樂的班子，已經組成。苦鬥六年，受盡敵偽殺戮的人民，是要粉碎這無恥合流勾當的！靜樂城終在我們強力圍困下，獲得解放！

敵偽屠殺、奴役靜樂人民，這些血與淚的沉痛事實，如今已成偽歷史了。靜樂十萬人民今天已開始了新的生活——重建樂園。這就是我們人民的軍隊——八路軍所解放了的今天的靜樂。

不應該再寬容了

溫濟澤

偽蒙疆政府垮台了。偽蒙疆政府的重要漢奸頭子于品卿（偽蒙疆政府副主席）、文濬（前偽蒙疆司法部長）、許維本（偽蒙疆高等法院院長）、項守理（偽地方法院院長）、馬撫梅（偽檢察廳長）、劉桐高（偽監獄長）等均已於上月下旬，在張家口市，被晉察冀邊區高等法院所逮捕。這種措施，不僅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而且得到國際愛好和平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美國記者安德列斯先生在張家口時曾說：『我見到許多戰犯已被政府捕獲，廣大人民可以起來控訴他們的罪行，這是真理與正義的表徵。』

可是偽蒙疆政府的另一批更重要的漢奸頭子——為日寇多年豢養的偽蒙疆傀儡政府主席德王，和偽陸軍部長李守信等，現在卻在重慶，公然住在黃子嵐埡馬鞍山平莊，被國民黨當局當作上賓招待。重慶各界人士，國民參政會駐會各參政員，為此曾向報紙投書，向當局建議，立即把這幾個大漢奸頭子逮捕起來，交給人民審判，處以國法。而政府當局，竟置若罔聞。

在十二日由渝延雙方同時發表的『會談紀要』中宣佈：『關於奸偽問題，中共方面提出：嚴懲漢奸，解散偽軍。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則上自無問題，……』我們總以為在堂堂的陪都，不應該再公開窩藏着賣國巨奸了，不料在『會談紀要』公佈後數日，合眾社記者王公達赴重慶郊外去看德王等巨奸時，卻見他們仍『逍遙自由』，證明所傳『德王被監起來』的話是不確實的。重慶以外，有些地方，現在也還有些像德王、李守信之流的大漢奸頭子，仍然逍遙法外。

調動部隊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而在『會談紀要』發表後不到一星期，我蘇南、皖南、浙東、浙西各解放區的軍隊就已經開始北移。逮捕幾個眼前的大漢奸是一舉手之勞的事，可是『會談紀要』公佈已經十幾天了，還不見執行。我們認為當局應該迅速實踐『雙十協定』中已經簽了字的諾言，對敵寇奸偽再不應該寬容了。

欄羊的人

黑黎

一

太陽快下山的時候，我們的變工隊趕到農場。一走進客院裏就看見欄羊的韓福雲，坐在土墩上，低着頭，兩手不停的在縫補鞋子。他穿一身公家發的灰布制服，頭上繫着半舊的抓絨手巾，黑紅面結實的臉上，看見我們進來，馬上站起來，露着憨樸的微笑，招呼我們：

『你們來啦。』

他再沒說什麼。就放下正縫補着的鞋子，去替我們搬行李、掃炕、支床板。等我們都歇下了，他又忙着担水，淘米給我們做飯去了。

我們的變工隊是為了完成備荒任務才組成的，所以大家都急着趕早完成任務。工作一開始就帶着突擊性：開地的開地；播種的播種；打土的打土。天一閃亮就上山，滿身泥黑才回來。韓福雲隨着我們生活的緊張也緊張起來。每天他攔着一羣羊出去，回來一定要揹着一捆乾柴。午飯時間、晚飯後或是早晨，他總是趁空担水。一連好幾担，累得他滿頭大汗，喘呼呼的。大家都知道他在部隊時，同敵人作戰時胳膀受過傷，直到現在做活重了，還是痛得抬不起來，所以不住的勸他：

『老韓，你歇歇吧！讓我們來担吧！』

有的同志說着就去搶擔子，但他總是不肯丟手：

『不要緊！咱吃飯人多了，一天要用十幾担水哩嘛！』

他來回打羊圈旁邊走着。羊子們都那樣熟識他，一齊向他看着。有的小羔叫兩聲；有的在輕輕打着前蹄。他招呼着牠們，親熱的叫着牠們的名子：『黃胯胯！黑眼！鐵蹄子！……』

忽然羊羣裏騷動了一陣，一隻格孫白色大綿羊，在『默咩，默咩』的亂叫着。韓福雲走來，大叫一聲：

『老白！你狗日的！』

於是那隻白色大綿羊便靜悄悄的了。

這是吃過早飯要去攔羊時候。韓福雲戴一頂破舊的草帽子，拿一把攔羊鏟子走近羊圈來。羊子們都擁擠在圈門口，剛把幾根木檔抽下來，牠們就蜂擁的走出來。小羊羔在羊羣裏，在老羊腿下攪拌着，追着要吃奶。攔羊的人就蹲在羊羣裏，把牠們一個個都塞在老羊肚子下，讓牠們咕唧咕唧的吃起來。羊子們都圍在攔羊人的周圍，打他的身邊鬧來鬧去。有的在叫着；有的在弄後蹄彈着；有的在輕輕舐着角；有的在打着噴嚏。一些帶黏性的渣沫，都噴在攔羊人的身上、臉上；但他卻一點也不去注意，只顧看着在老羊肚下吃奶的肥嫩的小羊羔，瞇細着眼睛，裂開嘴巴笑着。

小羊羔都吃飽了，把牠們關在圈裏，一個白色的大羊羣便被吆進山溝裏了。羊子們在地邊、在山半坡、在溝底裏迅速的吃着草，攔羊人站在高處守望，不時的吆喝着；吆喝着那些跑得太遠的、或是想吃莊稼的羊子。不聽吆喝的就用鏟子掘着土，遠遠的擦打牠們。等到羊子都吃飽了，攔羊人也有些累了，便走向樹蔭下，担露着黑紅的胸膛，一躺下便很快打起鼾聲了。羊子們也就團繞在他的周圍，臥下來，休息着，細碎的均勻的倒嚼着。

一個早晨，羊子都出圈了。突然發現一隻母綿羊腿拐了。吊起一條後腿，一蹦一蹦的，韓福雲上去抓住一摸，呀！羊子長瘡了。在後腿彎上鼓起雞蛋大個包，手捏着硬硬的，把羊痛的只踢彈。『唉！你咋價害這號病呢!?』韓福雲心疼的說着，把病羊抱在附近的草地上，讓牠吃草。然後又把大羣的羊吆向山溝去了。回來時，他給病羊帶了一捆草。可是放在牠面前，牠聞一聞，吃兩口就不吃了。僅僅兩三天的功夫，羊肚子餓的兩片塌一片，眼睛看着也沒神了。這包已經長得稀軟稀軟的。韓福雲想試着給羊割治。他用鋒利的小刀，一下子就割開了。黃稠膿像漿糊屎般的往外流着；流在他手上和羊腿上。他用放溫的開水往瘡口上沖洗着，沖洗乾淨了，就把用『木蘿蔔蒐梗』根泡製的藥麵（註）上在瘡口上，然後又用棉花和布片包紮起來。老鄉們好意的勸告着：

『韓同志！不頂事啦，一隻羊嚜，把牠宰吃了吧！』

韓福雲卻認真的回答說：

『不，再養治兩天看。公家的牲靈，不能輕易糟踏。咱幹革命一滿要負責的嘛！』

他很細心的照顧着這隻病羊，像照顧一個病人一樣。每天他都拔着草餵牠，還經常把吃剩下的飯湯給牠喝。隔上一兩天就把牠包紮着的瘡傷解開，換上一次藥。他害怕別的羊子壓擠着牠，就讓牠臥在自己睡的窰洞裏。夜裏起來小便時，常常要摸一摸，看牠是不是在很好的睡着。

雖曾這樣用心，可是羊子依然病的可憐。脖子瘦的像蜂螞蟥子，肥大的尾巴也變成帶條條。後邊吊一條腿，前邊低垂着頭……如在地上發昏的咩着氣。老鄉們都說：『一滿不頂事了！』韓福雲自己也看着沒巴頭了。只好想着：『再養兩天看吧。』

傍晚，他趕着一羣吃得飽飽的羊子從山溝裏回來。肩上抗着一捆青草。心裏思索着：『家裏的病羊，害怕已經死了吧？』馬上他彷彿看見那隻病羊倒在窰洞門口，硬梆梆的。蒼蠅都飛來在牠的身上爬着。這使他有些加快了腳步。他走上山坡，一踏進窰院，卻出乎意料的看見羊子並沒有死，而且抬着頭在望他，長瘡的後腿也在輕輕着地了。他把大羣的羊子關進圈裏，趕快回來喂青草給牠吃，牠卻大嚼的吃起來了。晚上給牠一大碗飯湯，牠也咕咕的喝完了。羊子一滿有些好轉過來了。老鄉們都稱讚的說：

『你們公家同志，可真有辦法，你到底把牠救活了！』

韓福雲喜悅的但是依然認真的回答說：

『哎，公家的牲靈，不能輕易糟踏呵。』

二

韓福雲，今年三十二歲，參加革命整整十一年了。自小是個攔羊娃，長大了，跟着自己的大種地，成了一個結結實實的莊稼漢。後來被舊軍隊拉去當了兵，不會操，一天到晚挨打、下跪、受氣。他想：『唉！這是幹啥呢？真真是活受罪！』正好他們同紅軍打起仗來了，他和同班的兩個弟兄說：『都說紅軍不打人，不罵人，是愛護老百姓的隊伍，咱們過去吧！』

就這樣，他們在黑夜裏，帶着槍跑到紅軍裏來。抗日了，紅軍編成了八路軍。在同敵人長期的戰鬥裏，韓福雲被鍛鍊成了一個優秀的戰士。他參加過有名的平型關大戰，也參加過其他許多次的大小戰鬥。在一次追擊敵人的戰鬥裏，同敵人打了交手仗，拚起刺刀來。他一連刺倒了兩個敵人。突然一個鬼子從旁邊偷溜來，猛不防照他的右臂上戳一刺刀，他正要還手，兵的一聲右臂上又中了一槍，他支持不住倒下去了。在模糊中他聽見同志們的喊殺聲，一陣衝鋒，我們獲勝了，同志們把他揹了下來。就從這次，他的右臂不頂用啦。傷口剛治好時，路時連抬都抬不起來，後來才慢慢能夠活動了。在他的臂頭留着一塊巴掌大的傷疤，這傷疤永遠標記着他英勇的戰鬥的史蹟。

四三年的春天，他離開了部隊回到後方來。當時他是多麼留戀着部隊呵！他同連上的同志們在一起生活了七八年呵！連長和指導員都像親兄弟般的安慰着他：

『韓福雲同志，你曾傷了，回到後方休息去，將來完全好了，可以作些比較輕便的工作。』

戰士們也都親暱的拍着他的肩膀說：

『老韓！把咱打仗的精神，帶到別的工作上去吧！』

他誠懇的簡單的回答着大家：

『對！』

最初，他來我們這裏作些不固定的雜務工作，後來農場發生問題了：小張攔着一羣羊，一個冬天沒過去，就乏死十來隻。總務科長可真着急啦，就把他叫來：

『老韓同志，小張攔羊沒經驗，你去攔吧！』

『對。』第二天韓福雲吆着毛驢馱上自己的行李來到農場。

唉，小張這猴娃娃真胡日鬼！羊圈有許多木椿已經朽爛了，倒在地上，他也不管；圈裏面好多日子也不出糞，也不襯土；雨水呀，糞尿呀，黑糊糊的積了多深！羊就在裏面站着，站急了就臥下去。雪白的綿羊，都弄得滿身沾結着巴掌大的黑塊塊。半上午了，還才把羊吆出去。冬天的草少，他又不背走遠，就在近處光禿禿的山峁上溜一溜就回來了。羊子常常吃不飽草，就一天到晚咩咩的亂叫着。

『這是攔羊嗎？清白是糟踏牲靈！』韓福雲看到這些情況，心裏很不安，就忍不住有些生氣的埋怨着和批評着小張。

他頭一天到農場，夜裏好久都睡不着；他翻來覆去在想着怎樣才能把羊攔好。他回想着他小時候在家攔羊的那些情景。第二天他動手了，首先是出羊圈裏的糞。跳進圈裏，濃厚的羊糞尿的腥臊氣味，強烈的撲着鼻子。他用力的挖着、剷着，頭上冒着大粒的汗。他用鐵剷把圈底子剷得平平的，又填了一層乾土，立刻羊圈顯得乾淨了，寬敞了。他又把朽爛的木椿換了換，連羊圈周圍的淤泥糞土，他也都打掃得乾乾淨淨。

攔羊的生活開始了。每天天一亮韓福雲就起來走到羊圈跟前，看看夜裏羊子發生什麼變化沒有。一吃過早飯，他就拿着攔羊鏟子把羊吆上走了。冬天草少，他就把羊吆遠一些，讓牠們多吃一些草。他一邊守望着羊子，一邊又留心觀察着各個山溝、山坡和山圪梁，看那裏的草多，好下一次再來。羊子能吃飽草了，毛色也好看起來了。他給羊收拾得很乾淨。夏天來了，他常把羊吆在河溝裏去洗澡。他給羊抓洗着身上的糞土，又給羊搓洗着鼻子裏的黏液，洗過後，羊身上刷得雪白，又肯吃草。一到秋天，草長老了，草籽麵麵多，一季子羊都吃得肥肥的。剪下的毛白格生生的，實在漂亮！

三

七月底，我們又到農場去鋤草。韓福雲一看見我們就說：

『糜子已經長的分岔岔了，要趕緊鋤呢！』

這次我們來，看見韓福雲顯得特別忙了。他餵的一窩豬娃，已經拳頭大了，一天到晚吱吱的亂叫着；有幾隻老母鷄，一到半響從鷄窩裏下來，也是咯嗒咯嗒的亂叫着。他每天要給牠們開籠，給牠們喂食吃。羊子又下了好幾隻小羊羔，也要一個個照顧牠們吃奶。另外他還種了不少的莊稼，也都要鋤了。原先他種有玉米、洋芋、西瓜、甜瓜、蕎麥等，後來大家都在備荒了，他又在河灘的兩岸上，種了許多蛙秋菜、白菜、蔓菁、蘿蔔……。

每天早晨，天一閃亮，他就起來扛一把鋤頭鋤地去了。常常我們都吃早飯了，他還沒回來。一回來就趕緊吃了飯，吆着羊子走。回來時總是要揹着大捆的乾柴。他成天的忙碌着。但他從沒有表示過疲勞、憂愁和焦躁，他總是那樣自然、純樸和老實。

註：『木蘿蔔蒐梗』，也有叫野葡萄的。將其根焙乾，研成細末，據說有去腐生肌作用。老鄉們常用它來治療牛羊的普通瘡傷。

科學與發明

我國科學家許聲惟 發明新法治療胃潰瘍

美國紐約醫科大學最近宣佈：對於胃潰瘍，已經獲得了一種新的治療方法，可以在廿四小時以內，立止患者之痛苦。並可在兩三星期內完全痊癒。發明者係中國科學家許聲惟博士，許爲福建人，現年四十九歲。此種治療新法，係以預先經過消化之蛋白質名爲『亞米提』者飼病人，即可使胃潰瘍病在兩三星期內消除，用Ｘ光照之，亦將不再見胃潰瘍的痕跡。『亞米提』即加水分解的蛋白質，係將牛奶與豬胰加以消化而成。用這種方法治病，病人不必住院就可以治好。

醫治腦病的新手術

倫敦瑪麗醫院外科醫師，最近發明治腦病的一種具有革命性的手術。患者被注射一種綠色孔雀石染料，使腦中已患病的神經纖維完全染成綠色，而無病的神經纖維則色素不變。由於色彩鮮明，故施行手術絕無錯誤。該院現已施行手術十二次，腦病死亡率大爲減低。

母親死後

常英

童年生活，給我的烙印太深了！痛苦離的記憶，常常在腦海泛起思潮。母親臨死的一刹那，又清晰的映到我眼簾裏來。

一個暮春的夜晚，屋子冷靜靜的。昏淡的燈光下，襯出母親蒼白的臉色。母親躺在床上，低微的呻吟着，兩個哥哥默默站在她身邊；我在黑暗中默想着：這沉重的空氣使我呼吸也感到窒迫：這似乎預兆着一種不幸的降臨。

我和往常一樣，我習慣的向媽媽說：『媽，我尿了，媽媽陪我去！』等了一陣，媽媽才無力的回答我：『英兒，你自己去吧，月光很亮，有媽在這裏，不怕。』

正當我小便的當兒，『哦！我的媽呀！』一聲尖銳的喊叫沖破沉寂的空氣，針也似的刺進了我的心坎；連忙爬回去，兩個哥哥臉上都淌着淚，媽媽蒼白慘苦的面容陰沉沉的。兩行淚緩緩在爬着。我的喉嚨像塞進了一把辣椒末，熱辣辣的說不出話來。

沉默了許久，突然，媽媽叫了聲『英兒』，我走過去，媽媽比剛才清醒了，但閃閃的眼光射到我臉上時，又趕緊收回去，眉頭緊縮着。她把我抱在她的懷裏，嘴唇顫動着，在我的臉上吻着。媽媽一串串的淚珠，滾落在我的臉上，把我的眼睛浸得模糊起來。媽媽哽咽着沙啞的嗓子又吐出了：『英兒……！』

『媽心裏有什麼難受，給兒說吧！』

媽媽用手在我頭上撫摩着，艱難的說：『媽死了就可憐了你……』聲音絡着我的心，只覺得一陣心痛。我想：『媽媽不死才好！媽死了，爸爸就要把我賣給人家了！』

貧窮逼迫着我們全家，為着救命，爸爸要把我賣掉。媽媽怎樣也不答應。為這，他們兩人常常吵打起來。昨天爸爸竟用鋤頭把媽媽的一支胳臂砍的快掉下來。家裏吃的都沒有，那有錢買藥給媽媽治療呢？疼痛加上流血使媽媽全身發抖，臉由土黃變成蒼白。

『英兒，你的命苦；你哥哥姐姐都大了，我放心，就是放心不下你……你將來會……怎樣下場……!?』媽媽無力的閉上眼皮，睫毛上掛着淚珠。媽媽悽慘的神情，表示着內心說不出的苦痛。我低泣着。

『健兒，雲兒，』媽媽向兩個哥哥說：『你們都大了，以後再不要和你妹妹打架……！』媽媽鄭重的叮囑他們，接着媽媽又哄我們說：『你們都去睡吧，媽明天給你們包餃子吃。』

夜已深了。我睡夢中被哥哥的哭聲驚醒，他推着我說：『媽死了……！』我糊裏糊塗爬起來，坐到媽媽身邊，吻她，拉她的手，撥她的眼皮，但她理也不理。媽媽真的嚥了最後一口氣，死去了！她再也不會管我們姊妹了！九歲的我，從此要失去寄托和依靠……。哥哥號啕的哭着，頓着腳。我也放聲大哭了。

窗外淒涼的月光依然淡淡的照射着，老槐又發出瑟瑟的聲響，彷彿訴說着它無窮的哀怨。遠處村子送來一陣陣的犬吠。我們三個人時而低泣，時而號啕，我們哭得眼淚模糊。屋子在旋轉，天地在旋轉……。

媽媽就這樣被殘害了，被舊社會吞噬了。

第二天，姐姐來了，她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換去了媽媽的破衣。向親戚借了八塊錢，買了一口白棺材，才把媽媽安葬了。我只是哭：『父親要賣我！』我模糊的意識到未來命運的可怕。可是爸爸卻說：『哭什麼呢？她死了，你還會更好！』

從此，我們開始了乞兒生活，我和哥哥一起討飯吃。我們拄着木棍，攔擋着狗，嘴裏喊着：『爺爺婆婆，給娃娃打發點。』肚子早已餓得發慌，聲音也喊得嘶啞了，好容易才要到半個饃饃。天黑了，就躺在廟裏。就這樣一天一天的渡日子。

光陰過得飛快！寒冷的冬天到來了，我和哥哥身上仍是兩件破單衣，凜冽的北風怒吼着，刺進了骨髓，又冷又餓。我和哥哥緊縮着身子，擠在一家門口的牆角下。

我從縫隙裏看進去，一絲紅紅的火爐，富人們坐在爐旁烤火，悠閒的說：『快下雪了！』『啊！』他們在盼望下雪，開心呢！我臉上凍得起了一塊一塊的凍瘡，手和腳都凍壞了，又拉痢疾，吃不上一點熱飯熱湯。身上瘦得像柴一樣；十個有九個人都說我難得活了。

但是，我竟渡過了那極難忍受的日子。又是一個春天來了，媽媽死去一年了，我們弄了幾張紙錢到媽媽墳上去燒。一層土，竟隔離得萬里遙遠。我們坐在媽媽的墳腳下，我們一陣比一陣哭得傷情。

忽然有一天下午，哥哥慌慌張張的跑來，對我說：『妹妹，父親把你賣給人販子了。廿塊白洋。』這使我驚惶失措。我着急了，心一橫，不管三七廿一，就往外跑。

秋涼的晚風拂着，月亮慢慢昇上山頭，一個黑影一閃，使我毛骨悚然，心在不住的跳動；坐下來休息，我沉思：『賣給人家，是一定不會有什麼好下場。但怎樣逃脫虎口呢？』……我忘記了寒冷，忘記了飢餓，我就這樣坐着。

鷄已叫，東方露出魚肚白色，我想：人販子大約走了，我餓得眼花，我就硬着頭皮，又跑回去了。恰好，哥哥正在吃飯，看我回來了，趕緊給我盛飯吃。碗剛端在手裏，飯剛吃到口，爸爸一個耳光打過來，打得碗落在地上了。這樣我被他帶到城裏去，賣給人家做了丫頭了。

今天回憶幼年這悲慘的遭遇，對舊社會，我充滿無限憤怒和無限憎恨。這悲痛苦辣的記憶，給革命路程上的我增添勇氣；也不時的在激勵着我，鞭策着我。